

行
水
金
鑑

行水金鑑

行水金鑑

卷第百十五

運河水

二洪古稱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舊各有閘

徐州洪一呂梁

洪二近方革其一

而莫知建置之由志稱正統間叅將湯節因洪

水淺急數壞舟建議於洪上流築堰逼水盡歸月河

徐州洪則於南口呂梁洪則於上下二口各建閘積

水以行舟蓋正統戊辰黃河從河南滎澤孫家渡南

徙二洪僅受閘河之水廼從河南懷慶之武陟導沁

水下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以濟二洪水猶淺澀

故節議建閘爾

志不悉言其故

迄今天旱水澀即築攔河壩逼

水入內洪猶建閘遺法也今梁靖之流已甚微

冬則澀流春夏

雖仍通流然深不過數尺
河底高於南河丈有五尺

夏口近衝之溜水勢甚盛而蕭縣城

南之口亦阻山甚狹通塞靡常

甲午春二洪
幾不通舟

然則建閘之

法不可不預講也如月河各以石砌堅而修閘以俟

冬春水澀即築壩從閘永久之利也但二洪役夫藉

險以為利非果斷以必行之不可得也有云二洪之

後皆可開月河以建閘者

蓋上下口及中連建三四閘節水
啓閉水盛則由洪水澀則由閘

二洪

之險失矣但山脈皆堅石所費良不貲爾然二洪之

役夫歲餘二萬緡如出數歲之費以鑿之萬世之利

也

以上言徐
呂二洪

淮自荆山而下即受黃河從渦河一支之水

至清河則全受河水矣議者云黃河泛濫中土蓋海

口近年漲沙下壅上溢致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

奇之及觀於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淮陰之地甚卑而徐呂之洪甚高信然則淮陰當陸沉而徐呂爲安流矣審察之乃河淮入海之處北口實有漲沙而南口更衝廣爾

言淮海

淮清江浦頻年外河黃水漫入輒淤濬

治無已運舟每爲阻滯詢之父老有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口亦建閘各高其隄防淤則濬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淮揚諸湖每遇暴漲風浪觸隄則隄壞舟行遇之則損溺近范光湖議於隄外開支河行舟以避前患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光凡諸湖之廣而水勢盛者皆可爲支河蓋堤外之地本下取土爲堤不數尺即可通

舟費亦無多治水者歲歲圖之久則效矣余深有望
焉但支河至湖塘岸須多留隙地密栽深柳每濬河
淤泥即以培之塘岸永固矣諸湖更多開滾水石壩
壩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
致衝岸壩下則開深渠以通瀕海魚鹽之利民田亦
免漫沒之害矣儀真河口舊無閘近方建閘謂俟潮
入則閉閘以積水俾舟可達壩下似矣然五壩之舟
舉由一閘以入已多擠塞每江上風起運舟一時不
能猝入閘內衝撞飄損其害甚大權其輕重閘固可
廢也

言淮揚諸湖

南旺湖志稱縈迴百五十里漕渠貫其中
則東西兩岸之湖皆爲南旺甚明蓋宋司空導汶水

自東北流至湖中而後分流南北則湖析而為三矣
近年惟以西岸為南旺湖而東岸界分之二湖悉泯
其名迹居民指其北為馬踏坡湖南為蜀山坡湖率
皆侵占耕稼其上余疑而歷詢之久乃得弘治中韓
通政鼎所鐫南旺圖說碑

在今安平鎮
顯惠廟中

明甚蓋西岸為南

旺西湖東岸二湖為南旺東湖二湖之下方為馬踏
蜀山坡湖而馬踏之下為伍莊坡湖蜀山之下為馬
場坡湖也但諸湖通連中無限隔爾審其形勢凡與
西湖盡處相對者即為東湖其下方為別湖也韓碑
宜移置南旺分司以免殘燬南旺西湖減水閘十有
八舊稱汶水伏秋盛漲則開閘引水以入湖冬春則

閉閘蓄水以防旱謂之水櫃余甲午夏承乏治水時
久旱河皆淺涸及詢南旺則西岸環湖三面之堤盡
圯矣水不能瀦迺委屬役夫修治之週凡五十一里
餘復諸減水閘之淤廢者及秋雖旱水亦頗積但湖
中地形窪下止可從舊忙生閘下出廣運閘口濟魚
臺以下運河爾無仍濟南旺運河之理蓋水旣從此
以入湖又安能從此以出邪議者不察謂運河淤高
故湖水不能出殆未審地形高下之宜也今南旺二
閘如故濬河與閘底平止矣安有淤高邪惟南旺分
水湖口地勢猶高如仍倣宋司空引河就下之遺意
導汶直至今南旺西湖中之最窪下處南則從忙生

開舊河出廣運閘口或出永通閘口北則從舊河直
出安山閘口以避此南旺二百餘里之淺澀固運道
無疆之利也且皆舊河先年凡水漲即從此行舟故
道近雖淤廢不過修治及移南旺數閘而已如以改
創爲難姑修復以爲南旺一月河未爲不可也

西河堤
修復外

仍有見存堤一十餘里臨河堤六十里四面
共百二十餘里若連二東湖則百五十里矣

汶水大發閘河不能容

北則注於南旺東湖及馬踏坡伍莊坡三湖南亦注
於南旺東湖及蜀山坡馬場坡三湖而伍莊坡馬場
坡二湖爲尤深廣水勢就下故爾今若以南旺東湖
蜀山坡之下各地形稍高水勢稍淺之處橫築高厚
土堤中留滾水石壩俾各蓄水各開減水小閘以通

運河旱則出之以濟力省而利大矣蓋東岸諸湖地形本高水可以出非若南旺西湖也若馬踏坡上下水勢通連未可槩議耳安山湖昔稱縈迴百餘里而不詳其界至弘治十三年韓通政鼎始踏四界東至馬家湖西至舊東湖南至安山北至運河其十里鋪在湖中界自鋪至安山湖廣十五里四圍東自馬家口西至戴家廟長二十二里六分自戴家廟北至壽張集長二十四里三分自壽張集東至趙家莊長二十四里七分自趙家莊南至馬家口長八里八分週圍共八十里四分置立界牌栽植柳株用心勤矣但積水通湖二閘底高河水非甚漲不能入四圍多侵

占而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間治水者
不攷其故止於湖中新築堤週迴僅十餘里號爲水
櫃湖之廣益狹矣以漸復之可也馬場坡湖與運河
相通舊有堤湖水
風浪衝壞運河水稍盈即洩入湖而湖廣幾二十

里運河安得免淺涸邪十四年冬委屬役夫爲築堤
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

湖甚廣風浪甚巨近堤則多植蒲葦
堤根堤頂內外各遍植柳可也楊水

部旦邵水部元
吉協力成功

更置減水五閘運河之水易盈湖之水蓄

洩有備矣昭陽湖舊甚廣南口建二閘啓閉出金溝
口以濟沽頭諸閘嘉靖七年黃河衝決東堤入昭陽
湖淤漫漸高二閘已沒入泥底不復見湖亦狹而金
溝口之流亦微濬河則淤深費廣惟湖上流北口通

雞鳴臺小河如下口因黃河已淤高仰之地更築橫堤以益之過湖水由雞鳴臺入運則自此以至沽頭七十里皆可濟矣蓋因其勢而利導之爾十四年夏秋已濬雞鳴臺口出水入運但下口堤猶未修築高厚當培益之更將湖東新河隔絕之泉口口築壩悉引以入湖則水積而利益大矣

以上言開河諸湖

運道以徐充閘

河爲喉襟閘河以諸泉爲本源泉源修廢運道之通塞繫焉可不重邪泉志紀載詳矣惜未能紀泉所出及測其穴數大小形狀以故官夫疏濬率多虛文未可考矣至有堙沒莫知所在者且泉源四時微盛各殊

大率冬春微夏秋盛旱微澇盛

渠流深廣亦不一必四時遍測而後可

驗迺各紀其方向

在州縣東南西北或四隅

遠近

去州縣治若干里

保社

某里分

村莊

某村莊東

西南北若干步

所出

或山谷或平地或津泉

穴數

若干穴眼

大小形狀

如盤如盞如酒鍾如鷄子如棗栗如錢之類

備測泉口成渠之深廣尺寸

自泉流若干步成渠深廣若干

入汶運之里

至遠近

流幾里合某泉或入汶或入運

沿途之渠道堤防罔不詳備

有無衝決坍塌

淤塞盜引

司泉者若有所稽有未盡復者嗣而求之備載於

志可免堙沒矣近傳黃河入運山東諸泉悉皆堙廢

蓋遠地未始經歷之訛傳也聞河自徐達衛七百里

黃河正德己巳方決沛縣飛雲橋所濟自沛至徐百

餘里爾嘉靖九年十年間漸北出孟陽泊泥河口出

穀亭口所濟自魚臺至徐二百餘里爾餘猶全資汶

泉也如盡堙漕運不遂廢邪泥於近小而忘其遠且

大者可乎惟魚臺滕縣而下泉源渠道爲黃水淤漫
近雖疏治而或猶未盡其利爾嗣而濬之復其舊矣
齊魯之地多泉近於東平州詢訪即得新泉五第民
間病於開渠占地之勞費匿不肯言爾凡久旱地潤
之處其下必泉司泉者能懸以厚賞而遍求之雖尺
寸之水有益運道矣漢李尋解光言陰氣盛則水爲
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歷試之信然

以上言諸泉
問水集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五月己未總理河道副都御史李
如圭條治河五事一任才能以舉泉政漕河全賴泉水
頃年泉源淤塞以致泉流微細宜專設兗州府同知一
員管理一置閘座以均水利漕河一帶閘座隨時增改

者多此盈彼涸往往稱淺宜仍舊便此後必相度得宜
乃聽改作一砌閘壩以垂永久漕河閘壩類皆土築善
崩宜採石修砌一治湖陂以裨運道山東漕河固資泉
流而昭陽南旺蜀山馬場五丈安山等湖陂俱受水所
可爲運河之濟但年久不治委之無用甚至湮沒爲害
或被人侵占宜責令退出官爲修治一嚴稽考以革奸
弊河道銀兩先年散貯各衙門遂致那借侵欺無從查
考宜令所司專聽河道支用從之 六月丙午致仕右
都御史盛應期卒應期吳江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主
事歷今官致仕卒應期有膽智遇事敢爲所至有績效
而殊不理於口留城新河之濬實漕道永利應期創議

而撓於浮言功無成而敗蓋首事之難如此 九月壬午戶部等衙門會議漕運事宜一議將管理通州郎中移劄楊村等處地方每年當仲春秋杪之際嚴督各該夫老人等遇有淤淺即酌量工力疏濬候運船到灣仍詣通惠河提調其臨清迤南自東昌以至南旺等閘應添設主事專管開河等閘督令各該官夫如法啟閉詔如議行 閏十二月壬子朔總督漕運周金言淮安清河口抵瓜儀四百餘里乃運道咽喉其閘座止藉白馬范光高郵邵伯諸湖津派皆無源之水往黃河北徙或由沛縣飛雲橋或由穀亭鎮流入漕渠是以沽頭諸閘頗得其濟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益南一支入渦河直下

長淮一支仍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一支由趙皮寨
出宿遷小河口各入清河口匯由新莊閘入裏河水退
沙存日就淤塞訪諸故老皆言河自汴來本渾而渦淮
泗清新莊閘正當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爲沛縣害
者今移淮安矣興工挑濬公私勞費動以萬計臣甚慮
之竊計新莊口南諸閘一遇水發必須築壩及貢使與
勢官經過旋復掘放恐非長計請於新莊閘更置一渠
約長五丈立閘三層重加防護水發即三板齊下貼席
封固雖有滲漏勢亦微細而挑浚不難仍戒管河屬官
毋得營求別差擅離職業下工部議可從之

明世宗實錄

戴鰲字時化鄞縣人嘉靖乙未進士丁酉授工部主